春秋分記

三三

喪　秋季文子初聘于齊（頃公初即位）冬國武子來報聘

頃公（謚灋祗勤追懼曰頃）

（名無野惠公子宣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成九年卒在位一十七年）

宣公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傳十七年春晉侯（景公）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至請伐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晉人執晏弱蔡

朝南郭偃苗賁皇言於晉侯緩之逸詳見晉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

成公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取汶陽田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將侵齊與齊師遇夏衛師敗孫桓子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至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詳見晉韓厥夢子輿厥父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 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 郤夏

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齊侯

不知戎禮 射其左越 墜也 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

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

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轏 士產切臥車也 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

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
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
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
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収合餘燼
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齊歸所侵

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

之對曰羣臣帥賦輿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茍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

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傳三年冬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郤克趨進曰此行

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不任當此惠音壬晉侯

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

傳十七年齊慶克（慶封父）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
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讁責也直革反）夫人怒國
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
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
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
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文子）初鮑國去鮑氏而來
為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冬十一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　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　十二月盧降使國勝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勝之弟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襄公傳元年春齊人不會彭城圍宋也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光為質音致於晉

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逃歸秋齊侯圍郕
傳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冬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
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
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經十有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
齊

傳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直覲反）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偽以衣服為人形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得空營故樂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頸也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

將取其衷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郱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示閒暇孟莊子孺子速斬其橁木名勑倫切以為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

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
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馬檛）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
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　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
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遣政反）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經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齊
殺其大夫高厚冬葬齊靈公（無傳）

莊公（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名光靈公太子襄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二十五年遇弒在位六年）

襄公經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與晉平）

傳二十一年春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冬會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不免會朝

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晉州綽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莊公為勇爵（設爵位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急君於何有言急弑之以説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晉邑封少水封晉尸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齊大夫冬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莒地杞殖華戶化切還音旋二子齊大夫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即華還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新注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臧紇奔齊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時晉有欒盈之難寧將事之非鼠何如

經二十有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秋七月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二十四年春二月孟孝伯侵齊晉故也魯為晉夏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會于夷

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嫠言棠公已當此凶）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

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祝佗父祭於高唐（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僑如奔齊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

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於檢切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便葬四翣諸侯六翣所甲切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晉侯平公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齊人以莊公說以弒莊公說晉使隰鉏請成

夫子謂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
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
蒲嫳曰彼君之讐也謂弑莊公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
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
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
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

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

經二十有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封子則以其

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
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為
高氏之難故高豎（止子）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
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高傒）
孫酀良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
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
傳三十一年齊子尾（高氏）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
陽州（魯地）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

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黨）出羣公子（為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起）

昭公傳二年春晉韓宣子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欒高來奔張本）

傳三年春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既聘少姜而卒齊欲繼之）既

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加舊量之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食軫切蛤古荅切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於

喻切休虛喻切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爲
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先其相胡公大姬已
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衆也公笑曰子近市
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音丸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言邊鄙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應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

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商宮角徵羽）六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八風（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九歌（六府三事皆可歌）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

寘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子失所

安孺子

名荼景公子妾鬻姒所生哀五年嗣立明年改元陽生使人殺之在位一年

哀公經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國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高國黨）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召在七月今在八月下記事之次）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子我）知之先待諸外（待外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

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鮑子行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詐）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

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六月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側皆切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新注論語記夫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此言辭不告當以論語為正

平公謚灋布綱持紀曰平

通晉幾五十年戰鞌同圍之後晉郤之以從而與君代興之志實未嘗一日忘自時厥後晉霸下衰景公肆然興復伯之謀連鄭連衛兵魯兵晉然趙趄狂妄汔以無成末年廢長立少階之為禍陳乞陳恒世為弑逆而田氏卒以代齊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而景公烏乎知之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爲淵乎孔子之志哉不然變齊變魯其有望於斯矣

經三年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無傳

傳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穆公辟殤公

玄鳥詩

劉敞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宋宣公知人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己子耶則是挾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為君耶則穆公竟不能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國因曰知人

則堯讓舜舜不讓丹朱舜讓禹禹不讓商均堯舜反為不知人也

殤公 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名與夷宣公子穆公兄子隱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二年華督弒之在位十年

隱公經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四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州吁以今春弒桓公而立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
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
也　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
經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傳七年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
也
經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衛侯盟于瓦屋

莊公 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名馮穆公子桓二年督弒殤公召于鄭而立之明年改元至莊二年辛在位十八年

桓公經十有一年 秋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詳見鄭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經十有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經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經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經十有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傳並見鄭

莊公經二年冬十有二月乙酉宋公馮卒無傳

閔公諡法在國遭難曰閔

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之子）猛獲師師圍亳

公羊傳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大爲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説卒　夏公會宰周公
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會于葵丘書宋子宋襄公即位以公子
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
師

公説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茲父之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宋襄

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公說曰盟于薄釋宋公者楚也春秋没楚不書而曰公與諸侯為之者蓋不予楚子之竊伯權所以尊中國抑夷狄也

經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

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之後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賛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孝公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

宋公有加禮也

經二十有五年夏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無傳

經二十有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

傳二十六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亡宋襄公贈以馬二十乘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經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

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詳見晉

文公經三年秋雨螽于宋

傳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經七年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傳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

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名杵臼成公少子文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十六年遇弑在位九年

之而左氏摧彼二人為貶申此二人為賢賞罰昏錯莫甚於此且居亂兵之中苟棄節偷生則為大罪握節而死大臣常事爾既無智力以禦亂又欲負節而私逃亦大罪也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之美也魯公庸人不識大義則妄以其官逆之春秋亦為珍之耶

傳十年楚子穆王次于厥貉將以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

經十有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傳十五年春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上大夫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不與

經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傳十六年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

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蕩子請使意諸為之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己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

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子伯華耦）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使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戴公曽孫）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元年宋人之弒昭公也（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取賂而還　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恨也音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宋城華元為植直吏切將主也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棄甲謂亡師

武氏之亂也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　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楚衛人救之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詳見晉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九月不能服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申叔時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日棄言

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隣國非禮也

二月乙亥葬文公無傳七月而葬緩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經五年春仲孫蔑如宋

傳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秋八月宋公子圍龜文公子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使代己為質　冬同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音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不能討蕩澤）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華元華喜）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恐華元還討蕩澤並及六族）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

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向戍桓公曽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不盡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不得復入宋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